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邓太后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一章	出身名门	(1)
第二章	入宫为妃	(17)
第三章	被立为后	(30)
第四章	太后临朝	(34)
第五章	迎立安帝	(43)
第六章	受学班昭	(54)
第七章	对外战争	(74)
第八章	救济灾民	(81)
第九章	勤于政事	(91)
第十章	外戚邓氏	(100)



第一章 出身名门

汉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东汉乌桓校尉邓训的夫人生下一女，取名“绥”，她便是日后汉和帝的邓皇后。

邓绥的父亲名训，是东汉开国元勋、太傅邓禹的第六个儿子；母亲阴氏，是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光烈皇后阴丽华叔伯兄弟的女儿。

正是这样一个世代显赫、以诗书传家的名门之内，养育出了一位合于封建礼教规范的淑女。邓绥不仅在血统上继承了祖辈和双亲，而且在家风的沐浴下，从小就显露出异乎常人的智慧与才华，养成了高尚的情操和品德。

据《后汉书·邓寇列传》记载：

邓绥的祖父邓禹，西汉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13岁时，能背诵《诗》、《书》，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求学。当时，刘秀也正在京师游学。邓禹当时虽然年少，但深感刘秀气度不凡，非寻常之辈，崇拜备至，交往甚密。转眼间几年过去，邓禹回到家乡。

不久，天下大乱，豪杰四起。有人想拥戴邓禹举事起兵，禹不肯听从。可是，当邓禹得知刘秀于昆阳战役后带兵到河北扩充兵马、势力不断扩大的消息后，便身带干粮，毅然离家北渡黄河，徒步投奔故友。

在邺地（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的军帐中，刘秀非常高兴地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知己。酒宴过后，宾客退席，邓禹被留宿帐中。夜深人静，二人促膝长谈。邓禹向刘秀提出了“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宏图大



略。一席话，邓禹处处都说到刘秀的心坎上，刘秀心里十分高兴，当即下令：命部下称邓禹为“邓将军”。刘秀留邓禹在身边运筹帷幄，参赞军政大计。

不久，刘秀拜邓禹为前将军，命他率二万精兵西进，在河东大败王匡、成丹的十余万大军。公元25年，刘秀在鄯县（今河北柏乡北）即皇帝位，年号建武，当即派使者持节到外地拜邓禹为大司徒，封号酈侯，食邑万户。是时，邓禹年仅24岁。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光武帝以邓禹功高，定封邓禹为高密侯，以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为他的食邑；同时，封邓禹的弟弟邓宽为明亲侯。

光武帝死，汉明帝刘庄即位。明帝以邓禹是先帝时的开国元勋，拜邓禹为太傅，尊宠有加。永平元年（公元58年），邓禹死，时年57岁。汉明帝图画中兴功臣于洛阳南宫云台广德殿，邓禹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邓禹死后，汉明帝将邓禹的封地分为三国，长子邓震为高密侯、邓袭为昌安侯、邓珍为夷安侯。邓禹的少子邓鸿，“好筹策”，明帝时与大将军窦宪一道击匈奴，因军功授车骑将军。

邓禹辅佐刘秀平定天下，功高而不骄。在战场上他是统兵的武将，但又内修文明，笃行礼义，对母亲非常孝敬。邓禹治家有方，闺门中管教很严。他所立下的家规，着眼于子孙后代，很受时人的称赞，并为后世所效法。邓禹在天下平定后，虽然自己功高位重，但却教诲他的儿子们远离名誉与权势，要求他们每人精通一门经书，身体力行。邓禹虽然受封四县，但从不治产业，也不与民争利，光武帝为此而越发看重他。史书记载表明，邓禹生前为邓氏家族所树立的家风家教，在他死后的六七十年中一直盛而不衰。这便是邓禹为子孙后代所留下的一笔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禹的夫人，史书上对她记载很少。据《后汉书·后纪上》记载：邓禹死后的第27年，她依然健在；虽双目失明，却已年过八旬，是一位慈祥的长寿老人。

邓禹共有13个儿子。其中，震、袭、珍在明帝时曾受封为侯。而第六子邓训，虽“少有大志”，但由于“不好文学”，常常因此而受到父亲的批评。

邓训在12岁的那年，父亲邓禹病故。汉明帝即位后，以邓训为郎中。郎中是汉代殿中的属官，无定员，人数很多。由于官府中的“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郎中成为士人作官为宦的一个阶梯。

据《东观汉记》记载，邓训在担任郎中时，谦虚宽恕，礼贤下士；交友无论贵贱，一见如故。朋友的儿子来到邓禹家中，他都与亲生儿子等同看待；倘要犯有过失，同样施以鞭扑之教。当时，曾发生如下一则故事：

有一次，汉明帝的太医皮巡随从皇帝到上林苑打猎，因归来时天色已晚，便在殿门下留宿。晚秋深夜，寒气袭来，皮巡的宿疾疝病发作。当时，正值邓训在殿中值班。他听到皮巡的呻吟声，便起身前往探视。太医对邓训说：“我的老毛病疝疾因受凉又犯了，请您给我弄一盆炭火，来烤熨我的脊背。”邓训立即到太官门前求火，没有得到。紧急之中，邓训使用口嘘气，以此来温暖太医的脊背。过了半个时辰，皮巡的病痛虽然有所减轻，但邓训却早已累得气喘嘘嘘。这时，他又呼唤同时值班的郎中，轮番给皮巡嘘气暖背。当东方发白的时候，太医在邓训等人的救护下，疝疾终于得以复原。

邓训的为人处事，特别是他救人急难、助人为乐的事迹，在郎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传为美谈，很多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往，结为好友。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75年），朝廷下令治理潞沱河、石臼河，从现今山西太原市西北，开通直达京师的水



道，以便向洛阳运送粮食。由于工程浩大，加之山地崎岖，前后溺水而死的民工数以千计。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邓训受命以谒者的身份，代表朝廷监理治河工程。经过实地勘察和计算，邓训认为原有的治河方案劳民伤财，难以成功，便如实上报朝廷。汉明帝批准了邓训提出的新方案，罢除已征发的治河徒役，改用驴车运输治河所用物资。结果，“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不久，北方的乌桓族因怨恨上谷太守任兴而谋划反叛。朝廷命邓训统率黎阳营士兵驻守狐奴，防止乌桓起兵造反。邓训采用安抚的办法来安定边境，北方的人民都归附于他。建初六年（公元81年），邓训升任乌桓校尉，负责管理朝廷与乌桓族之间的事务，秩禄比二千石。邓训安定边境的政策深得民心，黎阳一带的百姓都乐意扶老携幼，随同邓训到边境上开荒种地；乌桓、鲜卑族在邓训的威望和恩惠的感召之下，不敢南下进犯边境。建初八年，邓训因舞阳公主的儿子梁扈一案的牵连，被罢免官职，回到闾里家中。

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卢水胡反叛。在大臣们的极力推荐下，邓训被朝廷任命为张掖太守。

汉章帝章和三年（公元88年），邓训代替张纡，出任护羌校尉。在护羌校尉任上，他平定了羌族的叛乱，对羌族实行安抚政策，羌族人民都非常爱戴他。

汉元帝永和四年（公元92年），邓训因病死于边境的官府任上，时年53岁。

羌族人爱戴邓训，闻知噩耗后都十分悲痛，前往灵堂吊唁的每日多达数千人。羌人悲痛地哭诉：“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邓训曾担任乌桓校尉，前乌桓吏士闻知他病死，空城前往奔丧，地方官吏不能制止。邓训死后，乌桓、羌族的居民家家为邓训设立祠庙，每当遇有疾病，便到祠中祈祷求福。

邓训居官在外，对吏民十分宽和；在闺门中却家教很严，



兄弟们没有不尊敬惧怕他的。邓训的几个儿子，每当受到父亲召见的时候，总是站立在一旁恭听训话，从不赐坐，态度严肃，不苟言笑。

邓训夫人阴氏，是光烈皇后阴丽华叔伯弟弟的女儿。阴夫人秉承家教，知书达礼，是在封建礼教培养下的一位典型贵族妇女。她的言行，对女儿邓绥的成长亦有很大的影响。

汉章帝建初六年对于邓训家族来说，并不寻常。这一年，邓训升任乌桓校尉。消息传入邓氏府中，上至年老位尊的太傅夫人，下至僮仆，无不十分高兴，太夫人尤其兴奋不已。在老太太的儿子当中，邓训最为孝训。闻知心爱的儿子在边疆立功升官，怎能不高兴呢？至于阴夫人，心里也自然充满了喜悦。几天过后，阴夫人临产，生下一名女婴。四年前阴氏已为老夫人生下一个孙子，二年前又生了一个孙女，现在又添了一个孙女，又恰恰在儿子升任乌桓校尉的时刻，可以说是双喜临门，老夫人简直是乐得合不上嘴了。春节前夕，邓训从边关上回家团聚，拜见母亲过后，便到夫人屋里看自己还未曾见面的小女儿。

小女孩在摇篮中第一次望见爸爸，没有哭，而是仰面转动着两只小眼睛，望着俯视她的这位陌生人。不一会儿，只见女孩摇动着小手臂，嘴角上露出了微笑。

“看，孩子会笑了！”

站在一旁的阴夫人见到此种情景，竟兴奋得喊出声来。

语声未落，邓训便把自己的小女儿抱了起来，亲子亲孩子的小手。可能是爸爸的胡须刺痛了孩子的手臂，女孩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乳母闻声赶来，站立在室内的门旁听命。邓训转身见到乳母，回首望了夫人一眼。阴夫人会意，便从丈夫的怀中接过女孩，交给乳母，并吩咐说：“王妈，快给孩子吃点奶去吧。”王妈接过女孩后便走了出来。

当天晚上的聚餐，是为邓训洗尘，也是家人团聚。只见老



夫人坐在中间首席上，两旁是儿子邓训与儿媳阴夫人。酒席上气氛很热烈，大家都望着老夫人，犹如众星捧月。老夫人此时虽双目失明，但却很有精神，人们不时说些能使老太太高兴的话语。老太太呢，今天似乎与往常有些不同：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询问在边关的寒暑冷暖，也没有让儿子讲述边关上的一些有趣见闻，话题总是离不开她这个宝贝孙女。家人为使老人高兴，当然只能是以老夫人的话题为话题。况且，邓训夫妇的心里也正在为得了个女儿而高兴呢。

开席已过了一个时辰，邓训又举杯向母亲献酒祝寿，老夫人挥了一下手说：“不用了。我不比你们年青人。我知道，有我在场，你们都受拘束，不能痛痛快快地喝酒吃菜。我一会儿就离席，不过……”

听老夫人这么一讲，席间顿时静下来，洗耳恭听，正不知老夫人要说什么。只见老夫人收敛笑容，开口慢慢说道：

“训儿，你听着：你升任乌桓校尉，这是为国家守边，我的心里难说是怎样一种滋味。最高兴的事，是我又得了个宝贝孙女。你们先给我这个孙女取个名字，别光顾着喝酒。”

“老寿星，孩儿怎敢忘记报效国家与祖宗的遗训。这个女孩，别说老寿星，就连孩儿也感到……”

“怎么的？”老夫人紧接着追问。

“朝廷任命孩儿担任乌桓校尉的文书送到边庭的那一天，正是这女孩的生日。我是几天过后收到家人捎去的书信才知道的。孩儿也在心里为此而感到新奇，怎敢不同您老一道而感到高兴呢。”

“这就对了。你们生下的这个宝贝，算来已是我的第八个孙女。说实在的，我得第一个孙女的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你还是快些给取个名吧。”老夫人说。

“老寿星，孩儿接到朝任命书的那天，您这个孙女降生。乌桓校尉的职责是为国守边，那就给她取名为“绥”，纪念孩



儿为国家安抚边疆……”说到这里，邓训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只见母亲说道：

“守边，守边，那是你们男孩子的事，我也管不着。”

听母亲这么说，邓训知道自己所取的名字未能讨老太太的欢心，正在心里盘算着再取一个什么名字。就在这时，邓训发现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老人家慢慢地开口说道：

“不过，这个名字取的还算可以。可是我要告诉你，别在我这个老太婆面前逞能。你打算我不知道你取的这个名字用的是《诗经·大雅·民劳》上“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典故？我今天是叫你给我的孙女取名，难道说我的这个孙女长大后还要去守边不成？听着，我同意你取的名字，也是用《诗经》上的典故，那就是《卫风·有狐》上的“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取的是愿孙女长大后夫妻偕老、一生安泰的意思，你们懂吗？”

阴夫人见婆母讲得很动感情，便紧接着说：

“托老寿星的洪福，保我女儿一生富贵安泰。说来惭愧，孩儿自幼在家也读过《诗经》，可现在快都忘光了，怎比得老寿星能这样地引经据典啊！”

听儿媳这么讲，老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在一旁听得出神的邓鹭越席跑到老夫人身边，摇动着老夫人的手臂喊道：

“奶奶！奶奶！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现在也要好好读书，将来……”

老夫人平时很疼爱邓鹭，孙儿天真的问话，使老夫人开心地大笑起来，一把将孙儿搂在自己的怀里，说道：

“宝贝孙子，奶奶告诉你，我哪里是什么都知道啊。方才我背诵的那几句诗，还是奶奶年青的时候，你爷爷在灯下教给我的呢，我是不会忘记的。这事我不能告诉你爸爸、你妈妈，只能讲给我的宝贝孙子听。”



老夫人给孙子讲故事，向儿孙们公布了自己年青时的一段秘密，说完后自己也不禁放声大笑起来，脸色红润光亮，酒席上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老夫人起身手拉着孙儿离席，边走边说：“我孙女的名字就这样取定了，你们接着喝酒吧。”

老夫人离席后，晚宴就此结束，也不知家人们是否都吃饱了没有。

小邓绥懂事很早，自幼聪明，讨人喜爱。邓绥3岁至6岁这四年中，父亲因受梁扈案件的牵连被罢官，居家无事。邓训在家闲居期间，心情不怎么好，靠读书来消遣时光。小邓绥这时已是五六岁的孩子，爸爸读书时她总是要吵闹着随大人读书认字。邓训对男孩管教很严，孩子们很少有机会从爸爸的脸上看到笑容。唯独邓绥是个例外。在邓训看来，绥儿是个女孩子，长大后也不能到朝中做官，更不必为国报效疆场，用不着像男孩子那样严加管教。此外，邓训喜爱女儿并教他读书认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女儿的聪明过人，天真可爱，善解人意。

其实，在邓氏家族中最疼爱小邓绥的，莫过于老夫人。自邓绥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奶妈每天都要把小绥送到老夫人那里，老夫人最喜爱听孙女呼喊“奶奶”的稚气声。有时小邓绥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给奶奶梳头，为奶奶拿东拿西。《后汉书·后纪上》曾记载如下一段故事：

小邓绥到四五岁时就能体会大人的心意，所作所为都能讨大人的喜欢，从不惹大人生气。5岁那年的夏季，一天早上，祖母见邓绥的头发长短不齐，想给她剪得整齐些，以便于梳辫子。谁知祖母老眼昏花，在给邓绥剪头发时，锋利的剪刀竟碰伤了她的额头，殷红的鲜血顺着头发梢，一滴一滴地流了下来。换个孩子，一定会哇哇大哭，闹个不停，可是小邓绥却仍然坚强地站立在祖母面前，若无其事地一声也不吭。旁边的婢



女看到了这种情况，赶快拿了干净的绸帕和丝绵，帮她擦去鲜血，涂上了止血药，小心地给包扎起来，还悄悄地问她痛不痛？小邓绥眼里虽然已噙着泪花，可是她不让眼泪流出来。她压低了声音回答说：“破皮流血怎会不痛。不过，奶奶喜欢我才为我剪头发，我可不忍着点吗？要是我喊痛哭出声来，奶奶不就会心痛得很吗？”

汉明帝时期修建的邓太傅府，是邓禹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物质财富。邓禹生前节俭，“不修产利”，但终归是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就占地面积而言，在都城洛阳，其他公侯的府第都比不上邓府。邓绥正是在邓府大院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女时代。

邓绥有同胞兄弟5人，哥哥邓鹭比她年长4岁，4个弟弟是邓京、邓悝、邓弘、邓阆。至于邓府中的叔伯兄弟、姐妹，那就更多了。

邓府这样的公侯之家，男孩从童年时期起就要读书识字，先是读些启蒙读物；年龄稍长，就要研读《论语》、《诗经》一类的儒家经典了。府中为男童特设的讲堂和读书的场所，有教师讲授。邓绥是女孩，本来与这种场合无缘。奇怪的是，学堂却成了她经常涉足的地方。从清晨到傍晚，常常可以见到她的身影。邓绥事实上成了邓府学堂里惟一的“编外”女童。这一事实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邓绥是老夫人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她虽然时常到学堂去，但却从不忘记到老夫人那里去请安。邓绥到学堂读书，老夫人是知道的，得到了老夫人的默许。既然如此，那府中还有谁敢说个不字，以至于冒犯老夫人？

其次，邓绥对学堂里的各位哥哥们很有礼貌，举止端重。她虽然年纪小，但读书的成绩却不差，以前她在父亲闲居时在读书认字方面就不比哥哥邓鹭差。到了学堂里哥哥们学习经传的时候，经传书中的什么“微言大义”、“三科九旨”啦，并



不是每位学童都能理解的，而小邓绥由于专心读书，又聪明过人，对书中的旨义，领悟得很快，多有心得。起初，有的哥哥不服气，常常从经书中找出一些难题来难问他。每遇到这种情况，邓绥不仅能完满地回答，而且能滔滔不绝地讲得条理分明，有根有据，有时比老师讲得还明白，小妹妹成了哥哥们的小老师。因此，学堂里的哥哥们都欢迎邓绥到学堂来跟他们一起读书，对小妹妹爱护备至。

再说，邓绥毕竟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从年龄上看，她同哥哥们一起读书并不会令大人们操心。

还是做母亲的对女儿更关心些。阴夫人见女儿一心用在读书上面，对居家过日子的事毫无兴趣，长大后可怎么办？在封建时代，对于女孩子所要求的“四德”是什么“妇德、妇容、妇言、妇功”，而不是什么读书写字。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这份忧虑也与日俱增。就在邓绥过十岁生日的那天，阴夫人经过再三的考虑，严肃地向女儿提出这个问题。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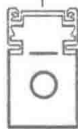
“绥儿，今天是你十岁的生日，都长成大孩子了，妈很高兴。你从小就很懂事，从未让妈跟你操过心。可是……”

小邓绥从未见过妈妈这样严肃地跟自己讲话，看表情和谈话语气，感到妈妈的心情似乎有些沉重，自心里很着急，便说：

“妈妈，您有什么要说的话就快跟孩儿讲吧。孩儿不懂事，一定会听从您的指教。”

阴夫人接着说：

“这就好。妈妈是说对不起你啊，没有让你托生个男孩。你聪明懂事，又喜爱读书，若是个男孩，长大后必定能有出息，光宗耀祖。可是，你是个女孩子家，跟男孩子不一样。这些话我早想跟你说，可是一直没讲。今年你都十岁了，还是整天只是读书，从不练习‘女工’，长大以后谁给你做衣裳穿啊？妈总不能养你一辈子吧！”





听妈妈讲这番话，邓绥心里很难过。她知道妈妈从小就偏爱自己，从来没有被打骂过，自己也没有惹妈妈生过气，让妈妈跟自己操心。妈妈为操持家务，侍奉奶奶，照看弟弟，爸爸又长年身在边关，这一切，邓绥都看在眼里，恨自己不能帮妈妈做些什么。在小邓绥的记忆里，妈妈从不指责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总是告诉自己应该怎样做。这次，妈妈向自己严肃地提出读书与“不习女工”的问题，邓绥心里很不平静，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妈妈了：当时她根本没有工夫思考自己该不该读书？女孩子为什么就一定得专习女工？如此等等。妈妈向自己讲这件事时的神情和谈话语气，总是在她的脑海里盘旋。邓绥下决心：不到学堂读书去了，决不要让妈妈为自己操心难过。

妈妈同邓绥谈话过后的第二天，她便同姐妹们一起学习女工，练习裁布做衣，也有说有笑。可在心里，邓绥怎么也舍不得放下心爱的书本，向往书本里所展现出来的美妙世界。有好几天的晚上，邓绥睡不好觉。她终于心里一亮：我怎么不白天同姐妹们练习做针线活，在晚上当姐妹们玩耍的时候再看书呢？邓绥怎么想就怎么做，这也是她从小就养成的一种性格。于是，她每天的生活又换了一个新的模式。

邓绥白天练习女工、晚上读书的这件事，很快就被家人们知道了。阴夫人见女儿这样，只是在背地里摇头叹气，她不好向女儿再说些什么了。

在邓府的学堂里，邓绥的哥哥们见她不再来听课，都觉得缺少了什么。可不久他们便知道了小妹妹白天习女工、晚上读经传的秘密，心里都为她高兴。到了十二岁的那年，邓绥已精通《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在学习上一点儿也不比学堂里的哥哥们差些。

邓绥这种“志在经典”的求学精神和毅力，在她的哥哥们中间影响很大。说不上是她的哪一位叔伯哥哥送给了她一个雅号，称她谓“诸生”。这个雅号很快便从学堂传遍了邓府，



府中上下几乎无人不晓。在汉代，“诸生”是人们对那些在学校或学馆读书的学生、子弟们的统称，当然都是男孩子。邓绥是女孩子，哥哥们送给她这个雅号，主要是因为她酷爱读书，同时也有几分向她开玩笑的意思，但全都是善意的，出于对小妹妹的一片敬佩之情。

在读书的问题上，最理解邓绥的倒是爸爸邓训，别看他对5个儿子管教得很严，就个人爱好而言，邓训从小“不好文学”，并因此常常受到父亲邓禹的批评。但是，邓训并不是认为读书无用或讨厌读书，他所经历的宦海风波使他感到：有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在书本中能够找到。女儿的酷爱读书，特别是见识的增长，常常引起爸爸的暗自称奇，感到自己的几个儿子都远远不如自己的这个女儿。

邓训在乌桓校尉任上，曾因梁扈一案的牵连被罢官，在家一呆便是四年；后来起用他为护羌校尉，边境上的事务更是千头万绪。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将军窦宪受命将兵镇守武威（今甘肃武威）。窦宪因邓训通晓治理羌人的方略，上书请求邓训与自己同行。后来，窦宪案发被杀，邓训幸亏平时与窦宪关系疏远，才免受牵连。就在窦宪案发的前前后后，邓训日夜惶恐不安。邓训是个忠厚宽和的人，对于朝廷中的权势之事不感兴趣，但又不得不应付，常常为此而苦恼。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无论大事小情，邓训总是要向女儿讨教。在父亲面前，邓绥从不发表滔滔不绝的高论，而是用她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谈今比古，从故事中引发出答案，但又不点破，让父亲自己做出决断。就这样既为爸爸解开了疑团，又不损伤爸爸的自尊心。因此，爸爸经常与女儿详细讨论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女儿成了爸爸的顾问。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邓绥12岁。按照东汉王朝挑选宫女的制度，每年派官员到京城洛阳附近乡间挑选“良家童女”，年龄在13—20岁之间，凡是“姿色端丽合法相



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按规定邓绥在入选之列。这时由于父亲邓训的病死，邓绥须为父服丧三年，入宫的事才被暂时搁置下来。

父亲的病故，对小邓绥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在出殡前的那些天，她整日哭泣，粒米不进，只是有时喝点水，总是望着灵堂的神主牌位发呆。出殡的那天，邓绥哭成了泪人，晕倒在送葬的途中。父亲安葬后，邓绥按照当时贵族之家子弟为父母守丧三年的规定，在一千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身穿孝服，粗食饮水，不食食盐蔬菜，憔悴得变成另一副模样，连家人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守丧的三年中，父亲生前教她读书认字、同她商讨军国之事的情景，总是一幕幕地在脑海中萦回，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会这样早地离开人世。对父亲的哀思以及守丧期间的不食鱼肉、食盐、蔬菜，使得瘦弱的邓绥常常处于神志恍惚之中，她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啊！

守丧期间，邓绥曾做了一个奇特的梦，以至于醒来后还记得一清二楚。在梦中，她飘飘然升上了天空，空中除了几朵白云外，便是一望无际的蓝天，再什么也没有了。上下四周，一片正青颜色。她伸手摸呀，摸呀，边摸边在心里想道，这下我可摸到蓝天了。突然，眼前出现了钟乳石状的奇景。乳石的顶端，有泉水一滴滴地落下。邓绥感到有些口渴，便仰面接饮泉水，水一滴滴落入口中。泉水入口，邓绥顿时觉得清爽无比，沁人心脾，似乎给肌体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守丧以来的萎靡不振，立刻被驱散得一干二净，感到自己真是有些飘飘欲仙了。这时，邓绥想到守丧时她问妈妈，爸爸死后到哪里去了，妈妈告诉她说：爸爸上天了。为此，她有多少个夜晚举目凝视星空，希望爸爸从天上降下来同自己见面，可是总未能见到爸爸的身影。此刻，她想自己这时已经在天上，吸用泉水后又身轻如燕，为何不在天上向前去寻找爸爸？为此，她使足了力气，用脚使劲，一蹬，只听得轰隆一声，自己整个身体好像是从高